

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

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
原著 高尔基
译写 徐瑶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外世界名著文库·1 / 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编.
长春:吉林摄影出版社,2005.12
ISBN 7-80606-857-0

I. 中... II. 卉...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合集—世界
②笔记小说—中国—清代—缩写本③儿童文学—历史故事
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1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2209 号

书 名 中外世界名著文库·童年·在人间·我的大学
出版人 孙洪军
策划制作 卉馨图文设计有限公司
责任编辑 方晓卉
出版 吉林摄影出版社
地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印刷 湖北省新华印刷厂附属装订加工厂
地址 武汉市解放大道 145 号
开本 880 × 1230 1/32
印张 30
彩插 54
字数 510 千字
版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版
印次 2005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书号 ISBN 7-80606-857-0
全套定价 41.70 元(共三册)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调换



目 录

童 年

一	痛苦的新生活	1
二	亲密的朋友小茨冈	10
三	外婆和外公的故事	19
四	困惑	34
五	“好事儿”、彼得大叔和三个小伙伴	51
六	母亲归来	71
七	深切的怀念	89
八	破败的家	102
九	走向人间	120

在人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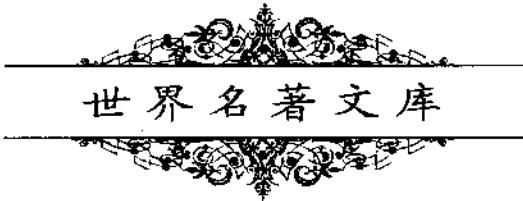
一	初尝生活的艰辛	132
---	---------------	-----



二	快乐的夜游	150
三	“善良号”上的穆斯雷	160
四	两个女人和书	183
五	圣像作坊里的读书人	209
六	用自己的脚去走一条新的路.....	229

我的大学

一	初到喀山	256
二	在学习和劳动中成长	263
三	思考的痛苦	268
四	面包房	270
五	托尔斯泰主义者	286
六	红景村的农民朋友	291
七	乡村生活	301
八	火烧杂货铺	305
九	寻找新生活	313



世界名著文库

童 年

一 痛苦的新生活

1

天空布满了乌云，风拼命地刮着，屋内光线昏暗。高尔基的父亲马克西姆·萨瓦杰耶维奇永远地闭上了那双时常乐呵呵的眼睛，离开了亲人。

高尔基的母亲时而抽泣，时而号哭，红肿的眼睛流着大滴的泪水，她母亲也伴随着她哭。外婆轻声地对高尔基说：“快去跟你爹告别，往后你就再也见不到他了，他死了，乖孩子，他不该死啊，他还不到年龄……”刚刚四岁的高尔基还从没见过大人这么痛哭，他恐惧地往外婆身后躲。

几个穿黑衣服的乡下人和一名巡警站在门口朝屋里望了望，那巡警气呼呼地喊道：“快点抬走！”这时，高尔基见母亲

吃力地企图从地板上站起来，但立刻又仰面躺下。她那张惨白的脸变得铁青，又是呻吟，又是喊叫，牙咬得吱吱响，身子不停地弯曲扭动。高尔基的外婆急得像个大黑皮球似地滚来滚去，并不断地安慰着。过了会儿，黑暗中忽然传来了婴儿的哭声，高尔基的母亲在高尔基父亲的遗体旁，又生下了一个小男孩。

两个乡下人和一个巡警，把高尔基父亲的遗体抬到一个荒凉的公墓，草草地埋葬了。

几天以后，高尔基便同外婆和母亲一起，搭乘轮船，离开了故乡。在船上，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又死了，全家人又一次陷入了悲痛之中。

2 船在航行。高尔基的母亲脸色暗淡，两眼紧闭，沉默不语，仿佛变成了一个陌生人。高尔基的外婆陪着小心，多次轻声地劝女儿说：“瓦丽娅，你吃点东西吧，多少吃点儿，好吗？”

高尔基的母亲一声不吭，也不动弹。

船到了萨拉托夫，高尔基的外婆和母亲把死去的孩子埋葬了。

高尔基的外婆是个慈祥善良的老人，她对每个人都表现出理解和同情。她讲起话来也特别动听，像唱歌似的。有时候她微微一笑，那对像黑樱桃似的眼睛闪烁着难以言传的快乐的光芒。她那洁白坚固的牙齿也随着她的笑容展露出来，显得非常快活。尽管那黑黑的面颊上布满了皱纹，不过整体看来还显得很年轻，容光焕发。她喜欢闻鼻烟，身边总带着一只镶银的黑色鼻烟壶。她总是穿着一身黑衣裳，但内心却充满着永不熄灭的愉快而又温和的光芒。别看她那么胖，走起

路来却轻快敏捷，像一只大猫似的。

船慢慢地驶往下新城。在明丽的天空下面，伏尔加河两岸像绸缎似的，秋天给河岸镀上了一层金色。碧绿的群山宛如大地华贵衣裳的美丽皱褶。河两岸是散落的城市和乡村，远远望去，好像是一块块刻着花纹图案的饼干。

下新城到了，这时，一只载满了人的大木船朝轮船靠过来。有人用钩竿钩住了轮船上放下来的舷梯，于是大木船上的人们一个接一个地登上轮船的甲板。走在最前面的是个干瘦的小老头。穿一身长长的黑衣服，鹰钩鼻子，赤金色胡须，一对绿莹莹的小眼睛。他就是高尔基的外公。紧接着是高尔基的舅舅米哈伊尔·雅科夫和舅妈娜达丽娅，还有两位表哥，都叫萨沙，表姐卡捷琳娜。互致问候之后，他们一起下了轮船，乘上木船来到岸边。

一家人上了河岸后，便沿着铺满鹅卵石的斜坡向山上走去，来到斜坡顶端。在这里，紧靠右侧的山坡有一处低矮的平房，这就是高尔基的外公家。从外面看，房子显得很大，但屋里隔成了狭小的房间，光线幽暗，很拥挤。屋里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。院子里，挂满了大幅的湿布，摆满了一个个大木桶，桶里盛着不同颜色的水，水很浓，水里泡的也是破布。在院子的一角，有一间低矮的快要倒塌的耳房，耳房里生着炉子，炉膛烧得正旺。不知煮的什么东西，发出嘟嘟的响声。这时，只听有人高声说道：“紫檀——品红——矾……”原来，高尔基的外公是开染坊的。

在这个家里人与人之间充满着敌意，这种相互敌视的气氛

像炽热的雾气一样弥漫着，毒害着大人，也影响着孩子，连孩子们也热心参与这种敌视。高尔基的两个舅舅与高尔基的外公经常闹分家；同时，为了争谁在城里开染坊，谁到奥卡河对岸的库纳维诺镇去开染坊，他们吵得不可开交，甚至大打出手。

有一天吃午饭时，在厨房里就爆发了一场争吵。高尔基的两个舅舅忽然跳起来，把身子探过桌子，直冲他们的父亲吼叫起来，龇着牙，浑身哆嗦着。而老头子则用汤勺砰砰地敲打着桌子，满脸通红地尖叫：“我让你们全滚出去讨饭！”

高尔基的外婆痛心地说：“全分给他们吧，老头子，分了你也清静些，给他们吧！”

高尔基的外公喊叫道：“呸！你还纵容这两个野兽！”

这时，米哈伊尔忽然挥拳朝雅科夫脸上打去，对方吼叫一声，一把揪住他，两人在地板上滚作一团，互相揪打辱骂。孩子们哭起来，保姆叶夫根尼娅把孩子们从厨房轰出去。健壮有力的年轻帮工小茨冈骑在米哈伊尔背上，而格里戈里·伊凡诺维奇师傅则用毛巾捆住米哈伊尔的双手。格里戈里师傅是个禿脑瓜，留着大胡子，戴一副墨镜。米哈伊尔的脖子伸得老长，声音嘶哑地喊叫着，那样子特别吓人。

高尔基的外公围着桌子急急地踱步，一面用抱怨的语气喊叫道：“亲兄弟，啊！骨肉亲情！唉，你们这些人啊……”

雅科夫舅舅的脸被打破了，满脸是血迹，一边哭一边跺脚。高尔基的外婆沉痛地说：“这些该死的东西，亡命徒，清醒清醒吧！”

他的外公冲老婆喊道：“老妖婆，瞧你生的这些野兽！”

雅科夫舅舅走了，高尔基的外婆跑到屋角里，令人激动地

大声祷告着：“圣母啊，求求你，把理智还给我的孩子们吧！”

高尔基的外公说：“看来，该分家了，老婆子……”

“是的，该分家了，老头子，是的。”

吵架一开始，高尔基就吓坏了，连忙爬到炕上，躲在那里观望着，又害怕又惊奇。他觉得，这里的一切都是古怪的，令人不安和恐惧。他虽然不了解别处的生活怎样，但他模模糊糊地记得，他的父母的生活并不是这样：他们说的话不同，娱乐也是另一种样子。不论是走路还是坐下，他们两个总是肩并肩，形影不离。晚上，他们常常坐在窗前，久久地欢笑，大声歌唱，街上的人们围上来，隔着窗户看他们，人们都仰着脸，样子很可爱。而外公家里的人很少笑，即便笑也是嘲弄人，而且不明白他们笑什么。在这里，相互叫骂、威胁是家常便饭，经常看见有人躲在暗处窃窃私语。孩子们不敢吵闹，而且无人理睬他们。在这里，高尔基感到自己是外人，这里的生活使他变得紧张、多疑，仿佛到处布满了尖刺，使他不得不紧张地注视着周围的一切。

高尔基和他的母亲小心翼翼地生活在外公家里。他很怕外公，因为外公为人很凶狠，不论同谁说话，都带着嘲讽，盛气凌人，故意找茬，惹恼了对方他才甘心。

高尔基的外公有时也教他学念祈祷用语，等过了一段时间外公就问他：“《主祷经》记住了吗？如果没记住，就得挨鞭子！”

接着外公又问：“爸爸抽过你吗？”

高尔基不明白外公问的什么，就没有吭声，而高尔基的母亲替他回答说：“没有，他父亲从来没打过他，也不准我打他。”

他父亲认为，靠打是教育不好孩子的。”

高尔基的外公说：“那他的父亲马克西姆就是个傻瓜，傻透了。这个马克西姆，他死了，我不该说他。对这些孩子，得经常抽他们，这样他们才会老实。”

高尔基的外公没有说谎，他的确经常抽打家里的小孩子们。只是高尔基来得时间短，还没有看到。但在一个礼拜六，他不但看到，而且亲身尝到了挨抽的滋味。

事情是这样的：礼拜六之前，高尔基看到大人们巧妙地把布料染成各种颜色，他感到很神奇，也想亲手试一试。于是就从橱柜里拿一块过节用的白桌布，把桌布的边缘放进宝石蓝色染桶里。这时，小茨冈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，一把夺过桌布，一面用那双大手拧着桌布的水，一面朝着躲在门洞里望风的雅科夫舅舅的儿子萨沙喊道：“快去叫奶奶来！”

接着，他幸灾乐祸地摇晃着满头蓬乱的黑发，对高尔基说：“等着瞧吧，干这种事，有你好受的！”

外婆跑过来，叫苦不迭，甚至气哭了，连声骂道：“哎呀，你这个盐腌的耳朵，恨不得摔死你！”

接着，她又对小茨冈说：“凡尼亚，你别告诉他外公！这事我包了，就算过去了……”

小茨冈一面用花围裙擦手，一面忧虑地说：“我倒没什么，我不会说的。就怕萨沙嘴不把门！”

“我给他两戈比铜钱。”外婆说罢，就把高尔基领回屋了。

礼拜六那天，晚祷之前，有人把高尔基领进厨房，厨房里很黑，静静悄悄的。过厅的门和通往各个房间的门都关得严

严实实。外公气呼呼地站在屋角里，紧靠泔水盆，他在水桶里挑选了几根长长的树条量了量它们的长度，在空中飕飕地挥了几下，然后一条接一条地把它们摆整齐。外婆站在暗处，咝咝地闻着鼻烟，唠唠叨叨地说：“这回得意了……就会折磨人……”

雅科夫的儿子萨沙坐在厨房中央的椅子上，用两只拳头揉着眼，吓得变了腔调，像个年迈的乞丐似的，拉长声调哀求着说：“看在基督份上，饶了我吧……”

“先抽你一顿再饶你，快脱裤子！”

外公的柳条无情地抽打在萨沙的光屁股上，每抽一下，萨沙身上便立刻肿起一道红斑，萨沙疼得扯着嗓子嚎叫。他实在挺不住了，就把白桌布的事招了出来。

这时，外婆赶紧把高尔基抱在怀里，大声喊道：“你不能打阿廖沙！我不让你打，你这恶魔！”

高尔基的外公扑过来，从她的手里夺过高尔基，恶狠狠地扔在长凳上。然后野蛮地喊叫道：“捆起来！我要打死他！……”

一阵乱抽之后，高尔基疼得昏死过去。他的母亲声音嘶哑地喊着：“爸爸，别打了！……饶了他吧……”

连打带吓，使高尔基生病了。在生病的那段时间里，他似乎长大了许多，而且产生了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特别的感觉。从那时起，面对任何屈辱和痛苦，不论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，他的心都变得极端的敏感和同情。

高尔基挨打之后，他的母亲非常痛苦和悲伤。母亲向外婆哭着说：“要不是为了阿廖沙，我早就走了，走得远远的！这个家是地狱，在这里我无法生活，妈妈！我忍受不了……”

时过不久，母亲真的从这个家里消失了，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。

母亲走后，高尔基仍病卧在床上，很少有人来看他。

但有一天，外公突然来了。他仿佛是从天花板上跳下来的。他来到床边坐下，用那只冰冷的手摸摸高尔基的头，说：“你好，乖孩子……你快说话呀，别生气啦！……唉，你这是怎么啦！……”

高尔基真想拿脚踹他，可是身子一动弹就疼。外公那头棕红头发似乎比过去更红了，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只用蜜糖做的山羊、两只糖角、一个苹果和一串绿葡萄干，把这些东西都放在枕头上，摆在高尔基的鼻子跟前。“你瞧，我给你带礼物来了！”

外公躬下身子，在高尔基的脑门上吻了一下，然后用他那只粗糙的手轻轻地抚摩着高尔基的头，他一边抚摩一边说：“我的确是对你过头了点，小老弟。那时我心里直冒火。你咬了我，还把我的脸抓破了，唉，我也是很恼火的呀！不过，你多挨几下也不算是坏事，对你会有好处的！你要明白，家人打你，亲人打你，这不算受委曲，这是教育你！要是别人打你，那你不要放过他，自家人打几下没关系！你认为我没让人打过？阿廖沙，我挨的打呀，那才叫厉害呢，恐怕你连做噩梦也没有梦见过。我受过的屈辱你是想象不到的，恐怕连上帝见了也会流泪的。结果怎么样呢？我是个孤儿，母亲是个乞丐，熬到现在这个位置，当上了行会的会长，也算是人们的长官啦。”

外公那干瘦但却匀称的身躯偎依着高尔基，他讲起了自

己童年时代的艰苦岁月。他用词很粗鲁，难懂，但他讲得很流畅，有条有理。

他那双绿莹莹的眼睛充满着热情，他那尖尖的噪音变得又粗又重，对着高尔基的脸吹嘘起来：“你到这里来坐的是轮船，是蒸汽送你来的，可是我年轻的时候，得靠自己的力气拉纤，在伏尔加河上逆水行船。船在水里走，我赤着脚在岸上拉纤，踩着又尖又利的碎石子，就这样从日出到天黑，不停地拉呀，拉呀。太阳晒得后脑壳直冒油，脑袋里像烧化的生铁似的，可还是不停地拉；腰弯得头点地，弯得浑身的骨头格格响，汗流满面，汗浸得眼都睁不开，看不见路，心里直想哭，眼泪不住地流。阿廖沙，你要知道，什么话也不能说！只能埋头拉纤，不停地走。……就这样，我沿着伏尔加这条母亲河的河岸走了三趟：从辛比尔斯克到雷宾斯克；从萨拉托夫到这里；又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的集市。这三趟足足有几千俄里！到了第四个年头，我就当上了驳船上的工长，因为我向老板显示出聪明能干！……”

听着外公的讲述，高尔基仿佛觉得他像一朵云彩似地迅速长大，由一个干瘦的小老头变成了童话中的大力士，他一个人用纤绳拉着一条巨大的灰色货船沿着伏尔加河逆流而上……

有时外公从床上跳下来，神气活现地挥动双手，给高尔基表演纤夫们拉纤索走路的样子，表演纤夫们如何从船舱里排水，一面低声唱着纤夫的歌谣。

外公一直兴致勃勃地讲到天黑，后来他才和高尔基亲切地道了别。

直到这时，高尔基才知道，外公并不是个凶恶的人，不像想象的那样可怕。外公在年轻时，曾经历了那么多苦难，他在艰苦的生活环境中磨炼出了钢铁般的意志，那段难忘而艰辛的生活经历，给他以后的生活打下了基础，使他敢于面对任何困难。

高尔基牢牢地记着外公的这段不寻常的故事，并用它来激励自己。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，高尔基也不断地利用各种恶劣的环境锻炼自己，最终使他成为了一个无比坚强的人。

二 亲密的朋友小茨冈

10

高尔基病了以后，经常来看他的，除了他的外婆，再就是小茨冈。

小茨冈是外公家的帮工，只有十九岁。他长得方方正正的，宽宽的胸脯，大头，一头卷发。一天傍晚，他来看高尔基，打扮得像过节似的，上身穿一件金黄色的丝绸衬衫，下身穿一条绒布裤子，脚上穿一双带皱褶的吱吱作响的靴子。他的头发油光锃亮，那双向外斜视的快活的眼睛在浓重的眉毛下面忽闪忽闪的，他的小胡子又黑又细，雪白的牙齿在唇髭下面闪闪发光，在长明灯柔和的红光映照下，他那件丝绸衬衫仿佛着了火似的。

“你瞧瞧这里，”他卷起袖子，露出伤痕累累的赤臂，对高尔基说，“你瞧这红肿的地方，本来肿得还要厉害呢！现在好多了！要知道，你外公当时气疯了，挥起树条就要打死你，

我赶忙伸出这只胳膊挡了一下。我以为，我这一挡，就把树条给折断了，外公再去换树条的时候，外婆或母亲就可以把你抱走了。谁知道那树条折不断，是经水泡过的，有弹性。不过你总算是少挨了几下，你瞧瞧，这是多少下？要知道，小老弟，我是很狡猾的！……”

他说罢笑起来，笑声柔和、亲切。他又看了看红肿的胳膊，笑着对高尔基说：“我心里好心疼你呀！我差一点哭起来。我一看就知道要坏事！他抽起人来是很厉害的……”

小茨冈说起话来，摇头晃脑，像孩子一样单纯，高尔基感到他是一个可亲近的人，他们很快成了朋友。小茨冈还非常神秘地低声教导高尔基说：“下回挨打的时候，要记住，不要缩头缩脑的，不必收缩身子，明白吗？你缩紧身子，会加倍地疼。你要全身放松，轻松自如，让身子软软的，像果冻似地趴在那里！不要憋气，深深地喘气，拼命喊叫，我说的这些你都要记住，这很有用！”

高尔基问：“难道还会打我吗？”

“怎么不会呢？”小茨冈平静地说，“当然会了！说不定你会经常挨外公的打呢……”

“为什么要打我呢？”

“你外公总会找出理由的……”

望着小茨冈那张顽皮的乐呵呵的脸，高尔基不禁想起外婆讲过的伊凡王子和傻瓜伊凡的童话。

小茨冈是个勤劳、聪明的小伙子，他在高尔基的外公家有着特殊的地位。外公总是亲切地称呼他伊凡。他是个弃婴。

有一年开春，在一个阴雨绵绵的夜里，不知是谁把小茨冈放到了高尔基外公家门外的长凳上，被高尔基的外婆捡了回来，当亲生骨肉一样，精心地把他养大，小茨冈对外公外婆也特别亲。外公对他也不像对儿子们那样，动辄喊叫训斥，而是非常喜爱。每当在背后提起小茨冈，外公总是眯起眼睛，摇头晃脑，得意地说：“小伊凡可有一双巧手哇，这个该死的小家伙，将来有出息！记住这话是我说的。”

高尔基的舅舅们对小茨冈也很客气，他们都想把小茨冈拉拢到自己那边去，以便将来分家后，能让小茨冈跟自己去开染坊。而高尔基的外公却早有打算，他准备给小茨冈买一张免役证，不让小茨冈去当兵，将来好和他一起去开染坊。高尔基的两个舅舅因此对小茨冈怀恨在心。

高尔基却越来越爱小茨冈，因为小茨冈有很多精彩的游戏常常使高尔基惊愕不已。

每逢礼拜六，外公把一周来犯过错的孩子挨个揍一遍，就去做晚祷了。这时，厨房里就开始了非常精彩的活动，好玩极了。小茨冈从炉炕后面捉了几只黑油油的蟑螂，接着，他飞快地用细线做成马具，用纸剪一驾雪橇，不一会儿，四匹小黑马就拉着雪橇在刨平的米黄色桌面上奔跑起来。小茨冈用一根细长木片驱赶着它们，眉飞色舞地尖叫道：“哎，去迎接主教啦！”

小茨冈还养了几只小老鼠。这些小家伙也让小茨冈驯得服服帖帖。

每当过节的时候，小茨冈更是活泼。

在一个节日的夜晚，高尔基的外公和米哈伊尔舅舅外出